

随笔

年味

□陈裕(辽宁营口)

迈过元旦,进入腊月,年味渐浓。年味,是春节期间特有的氛围和情感体验。此起彼伏的鞭炮声、夜晚绚丽多彩的烟花,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商铺放出的喜庆乐曲,还有街道两旁杨柳树上装饰的彩灯,都是年味最好的陪衬了。

乡情中的年味可亲,那是小时候的记忆,最淳朴。扫尘、贴窗花、粉白墙,年前把庭院和房舍清理得干干净净,为新春佳节而沐浴。杀年猪、逛年集,热热闹闹过大年。贴对联,挂年画,满屋色彩艳丽,亮堂堂,欢度又一个新年。还有,大红灯笼闹元宵,团团圆圆一家人,其乐融融。

父亲做灯笼的技艺一年比一年精湛,做出来的灯笼堪比市场上的商品。元宵节那天的夜晚,村子里孩子们都出来打灯笼,这是乡村的习俗。圆圆的灯笼红红的灯火,点亮了一方乡村夜色,也温暖了孩童的心。

母亲的巧手让年味飘香。那菜肴的品相不输饭馆的厨师,色味的体验总会让我沉醉在新年的祥和气氛

里。年夜饭的每道菜都是母亲精心烹制,年的欢庆与家的温馨都如饭菜的香气一样久久难以消散。

年味里的亲情最暖心。中国人的新年是倦鸟思归林,游子返乡时。一年未见面的亲人,此时从天南海北往家回,只为这一刻的阖家团圆。执手对望倾诉时,有奋斗的喜悦,有人海茫茫的沧桑。说不完的话,唠不完的嗑,亲亲热热一家人。满堂围坐,年味可亲。彼此分享着过去一年的故事,欢声笑语中洋溢着温暖和幸福。满屋亲情的交融,家的温馨和归属感让人动容。

年味里的友情甚是可爱。春节期间,走亲访友,互相拜年,一声“过年好”,包含了世间最纯朴的新年问候,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。老同学、老朋友相聚一堂,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。一杯酒,饮不尽友情多少离别事;一杯酒,喝不断人生几多远隔。相谈甚欢的洋溢,述说难忘的记忆,这种友情的延续让年味如酒醇香,醉了心,醉了情,醉了

日月与山川。

年味里的文化传承最具风采。春联中的祝福语,续接着千年的守望。为欢度春节而举行的活动,无一不是文化的流传。像踩高跷、猜灯谜、舞龙狮等不一而足的方式,地方特色浓郁,每一项文化庆祝的沉淀积蓄着民族的自豪感,年味蕴含其中,赓续着风范。

年味中还包含着对新的一年期待和希望。新年新气象,人们在新年之际,总要制定新的计划和目标,怀揣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这种积极向上的美好情感,激励起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,在新的一年里,追求更好的自己。

年味,诸多元素中的情感汇聚,丰富多彩,它让人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到亲情的温暖、传统文化的魅力、希望的力量和友情的珍贵。这些情感元素共同构成了春节独特的魅力,也让一颗热爱生活的心,接受新年的美好祝福,那份浓烈持久的年味深深扎根在记忆里,一生眷恋。

有感

冬天的时光

□古月(宁夏银川)



今天是腊月里“三九”的第四天,一季冬天如漫长的旅程,我知道它的终点站是春暖花开。

我懂得在严寒的日子里,曾经乡下人家的男人们,擅长在寒冷中,坐在温暖的屋内打扑克,“争上游”脑门上贴纸条、“坎牛腿”赢豆子……边玩边聊来年种什么庄稼,怎样才能赚钱多。妇女们则坐在热炕上纳千层鞋,笑哈哈说着各家孩子的趣事。

屋外天寒地冻,风声呼啸,大雪飘飘,屋内炉火正旺,有烤土豆、烤红薯可食,有亲情可守候,大家欢声笑语喧嘩,不亦乐乎。

冬天的羊圈里,羊儿不时咩咩叫着,我们哥俩,穿着妈妈缝得厚厚的棉衣、棉裤、大棉鞋出去,用铡草刀把稻草一把一把铡成小段。妈妈常说“寸草铡三刀,没料也上膘”,等过年时,拉出一只胖胖的大绵羊,杀了全家美滋滋吃上一年半载,憧憬着垂涎欲滴的美食,我馋得口水直流……

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,天下了雪,乡下男人们最高兴快活,他们会大嗓门喊着房前屋后的好友们围在暖暖的室内,猜拳斗酒饮上一番,也是冬日快意之事。

雪后,我和小伙伴们踏雪冰滩上,赶“老牛”,冰面上啾溜溜滑,我们冻得清鼻涕直淌,一会儿有人跌一屁儿蹲,棉裤裆也跌破了,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,惹得小伙伴们笑翻了天。萧条沉寂的冬天,鲜活灵动的乡下日子,带给我们无限欢喜。

岁月匆匆,往事如烟,但当下的人们,依然会沿着曾经我们快乐的路径,去阅海滑雪场领着一家人游玩踏雪,为漫长的冬季增添难忘的冬趣。

冬天的时光脚步慢慢悠悠,我和几位爱写作的大学同学围坐在一起,聊聊今后写作的愿望,说说明天,谈谈往事,温暖的话儿甜满了各自心间。

长长冬季的冬景、冬趣、冬的情怀有许多——吃饺子、喝羊肉汤、挂红灯笼、贴春联、贴窗花、放鞭炮,互相说着:红红的春节来了,我们大家的生活红红火火,一年更比一年好!

时光

爷爷写春联

□葛鑫(浙江杭州)

我的老家在鲁中山区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一到腊月,小村便沉浸在喜庆与忙碌之中,而其中最令人期待的,莫过于写春联、贴春联的习俗。

爷爷出生于上个世纪初,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,但他凭着自己的勤奋与聪慧,成为了那个时代少有的识字人。在他的心里,过年给父老乡亲写春联是一种责任与荣耀。每当一进入到腊月二十,寒风凛冽中,爷爷便开始了他的“年度大作”。他先是从屋角的木柜里拿出一叠珍藏已久的红纸,接着,爷爷会坐在那张老旧的八仙桌前,开始裁纸、叠纸。他还喜欢用那块已经磨得发亮的墨块,在砚台上一圈圈地研磨。

裁纸,也是爷爷最为讲究的环节。他会根据每家的门框尺寸,用那把已经磨得锋利的裁纸刀,精心丈量,反复比对,确保每一副对联都能完美贴合。因此,在折叠红纸时,他总是格外小心,折缝要压实,不能有一丝褶皱;裁切时,刀面要平稳,力求边缘整齐划一,贴上后既美观又大方。这份对完美的追求,不仅体现在春联的制作上,更融入了他对生活的态度,无论做什么,都要尽心尽力,做到最好。

爷爷写的春联,既有传统的韵味,也不乏时代的气息。他总能根据每家的不同情况,量身定制最合适的对联。这样的春联,不仅贴在了门上,更印在了人们的心里。

记得父亲曾讲过,他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爷爷写春联的时刻。每

当这个时候,父亲总会站在爷爷身边,帮他研磨、裁纸,偶尔还会被允许扯一扯纸头,感受那从笔尖流淌出的墨香。爷爷写春联时,从不需要翻阅任何书籍,那些诗词歌赋、吉祥话语仿佛早已融入了他的血脉,只需轻轻一提笔,便能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出。每一副春联,都是爷爷对美好生活的深情寄托与美好祝愿,也是他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热爱。

后来,父亲在县城读书时,给爷爷带回了一本《春联集锦》,这让爷爷的对联创作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。他开始尝试那些时兴的对子,既保留了传统的韵味,又融入了新的元素,使得每一副对联都充满了时代的气息与活力。而父亲,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接过了爷爷手中的笔,从最初的帮忙扯纸、晾晒,到后来独立撰写那些鸡圈、猪圈、驴槽上的小对子,再到最终全面继承爷爷的衣钵,成为村里新一代的“文化传人”。每当父亲提起笔,仿佛就能看到爷爷那慈祥的笑容和期待的目光,这不仅是技艺的薪火相传,更是文化与情感的深情接力。

然而,随着时间的流逝,如今过年,虽然春联依旧红彤彤地贴在门上,但大多数是从集市上买来的,那些精美的印刷品虽然便捷,却少了手写的温度与墨香。每当这个时候,父亲总会陷入深深的怀念之中,想起那些年,爷爷挥毫泼墨,全村人围观的热闹场景。那些记忆,如同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,记录着岁月的温情与美好。



诗语

怀旧·北海老街

□张建才(银川)

每个人的心中
总有一份怀旧的情愫
老家老屋老人老友
每个人的记忆中
总有一段难忘的经历
上学上班少年青年

漫步在异地的老街
总怀念起家乡的村舍
招牌林立的老街
石板铺砌的小径
老人的手杖
敲击出小径沉重的回响
深邃的目光
似乎在找寻
过去难忘的时光

老街老了
可百年的招牌不倒
老人老了
可挺直的脊梁不弯
老街继续讲述着过去的岁月
老人继续蹒跚着走向未来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